



山茶花开，他从未走远

□ 刘军青

阵阵冷雨、朔朔寒风中，山茶花开了，开得那么高洁从容、那么鲜艳火红。令人深切悲痛、万分遗憾的是，最爱山茶花的黄旭华院士却爽约了这一季花期，于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因病离世。黄老走了，风在呜咽、天公垂泪，痛失国士、无限悲伤。

黄院士历经百年人生，始终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充满热爱，尤其爱花，最爱的是山茶花。他的山茶花情结，由来已久……

将近鲐背之年，这位曾经赫赫而无名的核潜艇总设计师才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潜”，逐渐浮出“水面”。他那惊涛骇浪般的功勋一经曝光，即以“感动中国人物”“十大海洋人物”“世界最具影响力华人”“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以及“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但在耀眼的光环之下，在崇高的荣誉背后，我眼里的黄老，依旧是那个忙忙碌碌、严谨认真，除了出差就是每天两点一线上班下班的老院士。

黄院士的办公地点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第七一九研究所中山路院区。九十岁之后，他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工作，下午休息。大院里的职工家属应该都有印象，上班时，黄老会拎着一个深蓝色、印有“中国工程院”字样的旧文件包，从北区的家属楼走到办公楼，下班时再原路返回。前几年，他还不需要拐杖，后来他会拄一根磨得锃光瓦亮的老式拐杖——据说是黄老母亲用过的旧物，在静谧的院区里踽踽独行。所里的职工和家属碰到他，都会上前招呼一声“黄院士”。而无论对方是大人还是小孩，黄老总是停下脚步站定，冲人淡淡一笑，笑容温暖而亲切。再往后，黄老体力渐弱，走路越来越吃力，工作时间不得不压缩为每周两个半天。年近百岁的黄院



上海交大校园的山茶社纪念碑

每当临近年底年关，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浓，一颗想要回家的心也越来越急切。可对我这样一个父母双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他乡游子而言，如今回家得提前跟妹妹预约，她有空我才能回去，否则回家可能连门也进不了。因为爸爸妈妈不在了，严格说那儿已经不是我的家，“回家”从何谈起？我思乡、回家的意义何在？

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思念家乡，想要回到那不再属于我的家里去，到村前村后的山涧田野里走一走，看一看熟悉的河流、山川、树木等。站在田野里朝老屋所在位置望去，我似乎看到了傍晚青瓦房顶烟囱里飘起的袅袅炊烟，那是妈妈对我无声的呼唤；想起了不同季节妈妈做的时令新鲜蔬菜配上祖传的酸腌菜、糟辣椒、豆腐乳、豆豉、茄子鲞等粗茶淡饭，那是母亲给予我乳汁外的另一种乳汁；想起了家中院子里扑腾着翅膀的大红公鸡和花母鸡，猪圈里长着“八卦头”的黑土猪

士以他贯穿一生的专注和坚韧，坚持工作到住院前一个月。

为了全力支持黄院士的工作，七一九所为这位国宝级的老院士提供了周全的后勤保障。每周二、周四由我和司机负责接送、陪同，陪他到那间整面墙堆满了资料、沉淀了几十年的回忆、对他充满了无限吸引力的办公室去。

有一天的上班路上，黄院士偶然瞥见办公楼墙根下绿植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山茶花！”黄院士边说边拄着杖移步过去，近距离端详起来，眼里充满了温柔。果然，好一朵精神十足的山茶花，花色明艳、花型饱满、花瓣层层叠叠，煞是惊艳。原来，办公楼北面这一排参差不齐、低调到被人熟视无睹的绿植，竟是一排山茶树苗。春夏秋冬、日出日落，山茶树苗默默地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装点着平淡无奇的办公楼；上班下班、你来我往，人们千万次从旁经过，却很少有人为她驻足。

此后，在花开的季节，在上班下班的间隙，我常常陪黄院士在那里稍作停留，驻足赏花。有时候，黄院士并无言语，只用深邃的目光轻轻拂过每一朵挺立枝头的山茶花；有时候，黄院士会兴致勃勃地数一数，东边这一排开了十几朵，西边那一溜还有二十几朵含苞待放。某天早晨，黄院士双手撑在那根没有任何装饰的原木拐杖上，将他与山茶花的情结娓娓道来：“山茶花很独特，开花时节与众不同，单单选在百花凋零的严冬和春寒料峭的早春。而且，她的花期特别长，长达3~4个月。当年我们在上海交大的学生社团名为‘山茶社’，就是取其凌霜傲雪、品质高洁的寓意。据说，山茶花还有一个名字，叫作‘胜利花’。”

山茶花开，勾起黄旭华院士70多年前的记忆，他仿佛回到了自己青春激荡的交大岁月。1945~1949年，在国立交通大学求学期间，黄旭华院士通过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接触和学习了《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革命书籍。这些书宛如一股新风吹进他彷徨苦闷的内心，使这位年轻大学生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觉醒”后的黄旭华满腔热情地参与了“山茶社”组织发起的三项影响深远、载入我国学生运动史册的重要活动：“护校运动”“五四营火晚会”和“上海解放运动”。在“白色恐怖”之中，他机智地与敌、宪、特周旋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培养下，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

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那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向往自由、民主和光明的黄旭华在交大“山茶社”的舞台上用热血青春奏响了一曲最华丽的乐章。

70多年斗转星移，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隐姓埋名还是惊天动地，“山茶社”的战斗精神始终激励、鼓舞着黄旭华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默默奋斗。他以自己入党誓词为人生守则，以党和国家的需要为终身事业，青丝化作白发，依旧不改本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是对共产党人的崇高赞美，也是对黄院士精神风貌最生动、最贴切的描绘。年近百岁、早已退居二线的黄旭华院士就像他喜爱的山茶花一样，花期超长，虽佝偻着腰背、蹒跚着脚步，但身体里流淌着的是70年不变的青春热血。他曾感慨：“如果不是整理资料，我都不相信我们那一代人曾经做过那么庞大浩繁而又细致入微的事情；我们曾经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力量，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他说：“我要把办公室里这些文稿、资料一点一点整理出来，分门别类放在文件柜里，希望能对年轻人有点用处，希望他们在用的时候方便查找。如果用不上再烧掉也没关系，我尽我自己的力量、尽我的责任做好这件事，我无怨无悔。”

黄院士整理的资料主要有笔记、信件、手稿、文件、剪报、证章等，其时间跨度很大，历史价值很高。其中有一份现已解密的文件，是关于中国重启核潜艇工程的请示。这份请示的背景是，1964年10月我国原子弹首爆获得极大成功，中央高层审时度势，释放出恢复核潜艇工程的态度。当时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和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获悉消息后，紧急组织黄旭华等人在1965年春节期间草拟了这份请示材料。这份请示由黄旭华执笔，钱凌白、尤子平等同志参与起草，经七院院长于笑虹亲自审定后以六机部的名义向中央领导提交。这份请示不仅仅是核潜艇工程二次上马、重新起航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份重要的核潜艇研制可行性论证材料，更是黄旭华等第一代核潜艇人的拳拳初心，是研究中国核潜艇研制历史和核潜艇精神的珍贵史料。1986年，黄旭华院士荣获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彼时他还属于“神秘人物”，虽干惊天动地事，却是隐姓埋名人，不能在任何报刊上披露姓名，更不能露脸。作家祖蔚在《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里提及这件

事时如是描述：“他还是船舶总公司的劳模，报纸发表时，其他劳模都有照片，唯独他没有。”是的，几十年来，他早已经习惯了默默无闻，在自己的岗位上潜心钻研、埋头苦干，他甘之如饴，登喜报、发照片这种事情，与他全无干系。原中船总希望他在内部表彰大会上作一次交流发言。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一笔一画写就了满满7页纸的发言稿，表示自己的心思在中国核潜艇事业。将近40年后的今天，再读黄院士这篇纸张已经发黄发脆的亲笔手稿，我感到，与其说这是一篇劳动模范的获奖感言，不如说是一部核潜艇工程团队白手起家、集智攻关、团结协作，实现零的突破的奋斗简史。

黄旭华院士还给我们留下了两份特别的资料——他亲自谱曲填词的《核潜艇人之歌》和《核潜艇战歌》。其中，一首是深情、舒缓的独唱曲；另一首则热情奔放、雄浑激昂，适合大合唱。热爱音乐、



- ①黄旭华指挥七一九所职工大合唱
- ②上海交大时期“山茶社”成员黄旭华
- ③上班路上的黄旭华
- ④黄旭华、吕远与本文作者
- ⑤中船总首届劳模会上，张爱萍将军为黄旭华颁奖

热爱歌唱、更爱中国核潜艇事业的黄旭华院士用“骑鲸蹈海日游八万里，五洋捉鳖；驭龙腾飞直上九重天，九霄揽月”这般大气磅礴的填词完美地表达了他澎湃的激情。黄旭华院士为这两首歌填词谱曲时，已是86岁的高龄，更难得的是，这两首歌的歌谱黄老还邀请到著名作曲家吕远先生共同谱写。当时，吕远先生正为创作七一九所所歌来所里采风，黄老便拿出自己的曲谱请吕远先生指点。两位鹤发童颜的老先生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们时而埋头切磋、时而击节高歌，兴之所至，相视开怀一笑，为历史留下一段佳话。

又是一个寒冬，又见山茶花开，依然那么高洁从容、那么鲜艳火红。在与黄院士最后作别的这一刻，我满怀崇敬地为黄老奉上一枝他最爱的山茶花，一花一叶无不寄托着我们无尽的思念，在我的心里，黄老从未走远。（作者系黄旭华院士生前秘书）



们就四散开来，自己顾自己！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我将一直铭记在心！

回家晚在父母坟前默默诉说心里话，牢记他们的谆谆教诲，心存对天地之敬畏；站在村口回忆年少时艰辛而又快乐的种种过往；观察儿时伙伴、父老乡亲们知足常乐地驾车跑运输、辛勤耕耘种果园、开办养殖场……在奔向更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不知疲倦地拼搏着奋斗着。每一次回到这个我灵魂开启的地方，它都能够给予我新的感悟、洗涤我的灵魂、治愈我的心理，给予我努力过好人生下半场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这也许就是我想念家乡、想要回到老家去的重要原因！

家乡是我年少时努力拼命想要逃出去，如今在茶余饭后的独自遐想里、在与亲朋好友的聊天中、在无数次的睡梦中想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经常回去走走看看！（作者单位：昆明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归乡思绪

□ 赵云森

回去……我爱这生我养我老村庄一切的一切。

曾经的我只想远走高飞，到山村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如今兜兜转转才发现，我一直为之努力寻找的理想中的幸福、快乐和自由，从我在这个小山村呱呱坠地开始便拥有了，而且它是那样纯粹、原始、质朴。眼前的家乡还是那个家乡，山水依旧，就连村口那几棵大树也跟小时候一样高大挺拔、郁郁葱葱，可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或许，我思念的不是家乡和住过的老屋，更不是儿时嬉戏玩耍的山川河流，而是永远也回不去的童年，是父母给予我的无私的、满满的爱。

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能够生长

在这样一个家庭感到骄傲和自豪。尽管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但我的父母勤劳善良、淳朴正直，用良好的家风、家规、家训和家教教育我们子女成长成人，默默与贫穷斗争一生，奉献一切而无怨无悔，一心祈盼我们儿女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不但为我们建设了物质上“家”，更为我们建设了精神上的“家”。儿女们相互谦让，不为利益斤斤计较，对待老人做到孝不比兄、各尽其力……

父亲生前嘱咐我：“你们兄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团结互助，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依偎、拥抱着在一起；不能像大蒜一样，蒜托儿（蒜根）在，蒜瓣瓣们还能聚拢在一起，蒜托儿一朽烂，蒜瓣瓣

身边风景千般好 只是无暇若天涯

□ 陈波

人们都说昆明四季如春，故谓之“春城”。抚仙湖在玉溪澄江，与昆明毗邻，气候是一样的。去年年底的时候，连着几天阴雨天气，湿冷湿冷的，打断了连续多日的温暖，着实不怎么讨喜。按往年的经验，这应是最后一场雨了，再想来场像样的雨要到来年五六月份，这中间近乎半年的时间都是干燥的，对于那些不怎么耐旱的植物来说，这场雨倒是有助于它们度过艰难时期。

夏季时，仙湖的太阳是很毒辣的，出船必须做好全方位防护，稍有不到之处，轻则红痛，重则灼伤脱皮。冬日的太阳就少了几分毒辣，紫外线相对于低海拔地区虽仍强些，但已是温和了，故而这段时日里去湖边漫步是适宜的。

沿着高速刚一穿过梁山隧道就已能远眺抚仙湖了，初看无甚奇特之处，只有岸边群峰中的一座尖头山突兀了些，像是“显眼包”。到得湖边，多是四季常绿乔木，垂柳当然已尽凋零，只剩纤细的枝条如发丝拂动水面；香樟、针叶松尚且坚持着，风采依旧；绿化带里的红叶石楠红妆盖绿叶，如火如荼；银杏披上了一层金衣，但它的谢幕已可预见了。仙湖的水本就清澈明亮，秋水更是如此，有鱼三两成群逡巡，“皆若空游无所依”。这里，有秋的韵味，却没有北方那种落木无边、萧瑟肃杀的悲凉。

尖山已历经千万年风霜，自是不惧这季节变换，仍旧矗立着。正对着试验区这一面恰是最为陡峭的那一面，数十丈的落差一行且匆匆。山上灌木丛生，也有高壮的大树，陡的地方看着比较稀疏，其他地方挺茂密，一年四季都是那个样，毫无精彩可言。

我们的职工是没有闲暇欣赏这湖光山色的。岁末年关，正是冲刺发力之时，工房里的灯光纵然不彻夜通明，也常常亮至凌晨。船舶的汽笛声间歇响起，船员们往往要在湖上度过整个工作日，甚至通宵达旦，陪伴他们的除了水就是水了。试验区里步履匆匆，瞭望塔上尽是全神贯注的目光，来不得一点疏忽大意。

《传习录》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观点正确与否不作讨论，仙湖倒是在身边，可这秀丽风光于他们“亦何相关”呢？任它花开花落、春去秋来，自是去留无意、行且匆匆。

夕阳西斜，映照在湖面上，船舶吹响返航的号角，拖出一片金色的三角鳞浪。一年时光转瞬即逝，当春雨再次挥洒在这片山湖之间，那么凋零的将更加郁郁葱葱，那已凋零的也将迎来新生。

（作者单位：中国船舶集团七五〇试验场）